

女性主体意识的失落与回归

——谈古泽尔·雅辛娜小说《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

侯 丹

内容提要 长篇小说《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描写了一个鞑靼族女性历经重重波折获得新生的故事。伴随着主人公生活环境的转变，她对自己，对生活都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新的观念取代了旧的信仰，主人公在各种困境中不断地突破自我，从一个胆小怕事的“可怜虫”成长为一个独立坚强的女性，并重新建立起早已失落的主体意识。

关键词 《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 主体意识 失落 回归

2015年，俄罗斯鞑靼女作家古泽尔·雅辛娜（Гузель Яхина，1977—）的长篇小说《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Зулейха от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一举摘得俄罗斯文坛的最高奖项——大书奖。小说一经出版立刻受到俄国文学界的关注和好评。俄罗斯当代著名女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在评论中写道：“《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是一部杰出的处女作。它具有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品质——直击人心。关于女主人公，一个财产被没收时期鞑靼村妇命运的故事是那样真实，可信，魅力无穷，这些特点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当代小说的滚滚洪流中并不能够经常遇见。”^①文学评论家奥尔加·波列宁凯尔则将雅辛娜的小说与2014年获得大书奖的普利列平（Захар Прилепин，1975—）的作品《容身之地》相提并论，认为“这两部作品标志着当代散文体文学的新阶段，尽管只是模糊地显现出来，但是终究与文学进程中司空见惯的方向有了根本上的不同”^②。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雅辛娜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名是因为她选择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回顾了那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为什么人们对这本书感兴趣？因为三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被卫国战争的巨大影响力所遮蔽。描写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但是关于三十年代的政治压迫的作品寥寥无几，几乎没

① 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 *Любовь и нежность в аду*. http://librebook.me/zuleiha_otkryvaet_glaza/vol2/1

② Ольга Брейнингер, *Суровое «Барокко»*: Нов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http://litteratura.org/criticism/1451-olgab.html>

有。所以，当一个年轻的女作家突然涉及这一选题时，就立刻引起了公众的兴趣。”^①关于三十年代的流放和财产充公一直是俄苏文学鲜少涉猎的主题，而以女性为主人公回顾那段往事的作品更是从未有过，雅辛娜的小说因此为俄罗斯文学填补了这项空白。

小说以农业集体化时期为历史背景，描写了一个鞑靼族女性历经重重波折终于获得新生的故事，通过主人公的生活与个性的转变表现了时代的巨变对主人公命运产生的积极影响。在遥远的西伯利亚，主人公睁开了双眼，看清了生活的意义和自身的价值，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意识，找回了丢失多年的自我。

—

“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这是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也是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与标题相同的句子。主人公睁开眼睛之后，看见“四周漆黑一片，好像是身处地窖之中”^②。祖列伊哈在黑暗中醒来，她不敢发出声音，害怕惊醒熟睡的丈夫和婆婆。她从嫁过来的那天起就像个仆人一样伺候丈夫和婆婆，还要忍受他们的挑剔和打骂。家中没有任何人心疼她，可怜她，对女主人公来说她的生存环境就是真实的地狱，而婆婆乌佩里哈就像是地狱中的女巫，散发出一种古老的恐怖气息，虽然她已经双耳失聪，双目失明，但是仿佛有一种特殊的感应力，能够敏锐地觉察出周围的动静。乌佩里哈总是用梦境预测未来，吓唬自己的儿媳。她告诉祖列伊哈，她梦见祖列伊哈就要死去，剩下她和儿子继续幸福地生活下去，祖列伊哈为此感到惊恐不安，因为乌佩里哈的梦总是很快就会应验。

祖列伊哈痛恨自己的婆婆，背地里叫她“老妖婆”，但是她对自己的丈夫却毫无怨言，甚至觉得他还是一个心眼不错的丈夫，她为丈夫没有把她一个人丢在森林里而感激他，为他没有把自己揍得太狠而感到高兴。西蒙娜·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的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③主人公对自身女性角色的认知完全来自于她的成长环境和传统习俗，早在出嫁之前她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秩序，出嫁之前服从父

① Максимова Д. В., *То, что делает сильнее*, http://elib.sfu-kras.ru/bitstream/handle/2311/21538/literaturnaya_kritika.pdf

② 古泽尔·雅辛娜《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张杰、谢云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I》，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9页。

亲，出嫁以后服从丈夫，母亲就是这样教导她的。在这古老的生活秩序中她完全没有自我，只按照丈夫和婆婆的命令来生活，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她的全部生活就是履行传统鞑靼妇女的家庭职责。她的丈夫只有在需要她的肉体时才会叫她的名字，其他时间都叫她“娘们”。而婆婆甚至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可怜虫”。祖列伊哈早已习惯了唯命是从的女性角色，毫无反抗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在她狭隘的认知中她想象不出另外的生活，也想象不出什么是幸福。她的生活和她的意识都如同她睁开眼睛的瞬间看见的场景一样，“漆黑一片”。

读者对祖列伊哈的逆来顺受也许有些不解，但是作者呈现的是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性格，是在传统习俗的约束下生活着的一个乡村妇女。祖列伊哈生了四个女儿，却一个都没有活下来，在穆斯林信徒看来，她身上流着不干净的血。祖列伊哈就是这样看待自己，这样衡量自己的价值的。她在自己身上没有看到任何优点，所以对自己在家中的卑微处境从无怨言。

小说第一章的标题“可怜虫”准确地指出了女主人公在家中的地位，她的全部生活都在丈夫和婆婆的掌控之下，她的全部世界就是那个古老的村庄，至于村子以外的世界她既不了解，也不关心。她对幸福没有任何期待，对未来也没有任何恐慌，因为日子对她而言已经不能更糟糕了。这一章的内容看似与其他章节并无联系，却是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这一章作者呈现出了祖列伊哈的全部性格特点和她的世界观。

二

小说中第二次写到“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是在一座清真寺里。此时她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家中的财产被没收，丈夫穆尔塔扎因为反对集体化、私藏粮食被打死，瞎眼的婆婆被一个人留在了家里，而她和一群富农分子一起被押往西伯利亚。负责押送的人把这些特殊移民带到一座清真寺里过夜。睡梦中，她仿佛听见婆婆在召唤她，“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在周围浓重的昏暗中，油灯的微弱亮光若隐若现，人们都在睡觉”（《祖》：97）。她睁开眼睛的瞬间看见的不再是一片黑暗，那微弱的亮光象征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正在向她徐徐敞开。

面对生活的变故主人公并没有感到悲伤，她只是为过去的的生活感到惋惜，那样的生活虽然沉重，但至少是她能够理解的生活。而现在，她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古老的生活秩序开始崩塌，她甚至做出了一些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平生第一次入住清真寺，而且还是在重要的位置——男人所在的位置，

距离壁龛并不太远。”（《祖》：95）在过去的生活中，丈夫们并不愿意让妻子进教堂，只有节日的时候才允许，而且“女人们做礼拜的地方——位于教堂的角落，在厚实的帷帐后面”（《祖》：95）。过去形成的传统和习俗因为环境的改变被忽视、被破坏，为了活下去主人公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改变。

在流放的路上，祖列伊哈结识了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有农民，有刑事犯，也有知识分子。这些人让她看见了另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与过去相比不仅更加开阔，也更加复杂。主人公不得不独自面对各种问题，她作为个体的独立性被一次次唤醒。在过去的生活中，祖列伊哈很少说到“我”这个字，因为在她的观念中，一个正派女人不会把“我”字挂在嘴上，但是在流放的路上，面对一次次点名，她一遍遍地说着“我是”，对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加强，她开始摆脱习惯性的依附，独自做出决定。在喀山，当女主人公和自家的小马告别时，她没有听从丈夫生前的嘱托药死牲口，而是把那块浸了毒药的糖放回口袋里，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违背丈夫的意愿，虽然穆尔塔扎已经无法再训斥她，但她仍然下意识地觉得自己对不住他。

与旧习惯决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蒙田在《论习俗》一文中写道：“习俗是一个粗暴而阴险的小学女教师。她偷偷地将她的权威扎根在我们心中。”^①起初，每当主人公的行为与过去的生活准则相悖时，她就会不由自主地觉得愧疚和羞耻。头上没戴头巾，在车厢里和男人们躺在一起，在破布遮挡的临时厕所里解手，男医生为她检查身体……所有这些时刻都让她感到羞耻。“愧对先祖，妈妈肯定会这样责备说。是的，妈妈，我知道。”（《祖》：157）但是她也清醒地知道，那些规矩只适用于过去的生活，而现在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新生活。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她必须无视过去的生存法则，否则就无法活下去。当火车行驶了六个月之后，过去的道德禁忌在祖列伊哈的心里渐渐淡化，当莱贝教授把头贴在她的肚子上感受婴儿的胎动时，她不再羞涩，不再把自己单纯地看成一个女人，而是作为一个患者来接受教授的关心和检查。新的生存法则逐渐取代过去的旧传统，在她心里慢慢建立起来。

三

“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周围笼罩在黎明时分玫瑰色的烟霭之中，所有东西都显得模糊而缥缈。”（《祖》：213）这是小说中第三次写到与标题相同的句子。“玫瑰

^① 转引自茨维坦·托多罗夫《我们与他人——关于人类多样性的法兰西思考》，袁莉、汪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色的烟霭”取代了油灯的微弱亮光，尽管一切仍然朦胧不清，但是已经可以分辨出周围的景色，她的未来也笼罩在这“玫瑰色的烟霭之中”，虽然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但是已经彻底远离了黑暗。

在荒凉的安卡拉河畔，主人公和流放者们一起靠自己的双手在原始森林中建起了劳动村。为了养活自己和儿子祖列伊哈日夜操劳，承担着比过去在丈夫家中还要繁重的劳动，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日子她感觉很幸福——一种莫名而脆弱、转瞬即逝的幸福”（《祖》：279）。全新的生活环境和充满生命力的原始森林让她体验到从未有过的自由，丈夫和婆婆再也不能对她指手画脚，她可以独立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她还是个“可怜虫”的时候，她从未想过有朝一日她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当穆尔塔扎要躲到林子里去的时候，祖列伊哈不知所措，那时的她完全无法想象她能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甚至比自己的丈夫还要能干。自从在1931年打死了第一头熊之后，她对自己有了惊人的发现：“每次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她心里总是暖暖的：如果不是那只熊，她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视力这么好，手这么有力量。”（《祖》：379）她成为第一个进入原始森林打猎的人，在她的带领下，五人狩猎合作组源源不断地从森林里带回各种猎物，黑琴鸡、肥鹅、袍子、麝香鹿、兔子，甚至紫貂都成了她的战利品，他们的劳动不仅丰富了村民们的日常饮食，而且还得到了可以换取现金的珍贵毛皮。毛皮的收入除了交给村集体之外，还有一小部分可以分给狩猎者，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和儿子，并以此赢得了在集体中的地位和人们的尊敬。

历史小说家瓦西特·伊马莫夫对主人公经历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部作品完全是虚构的。无论是西伯利亚的事情，还是面对狼和熊的遭遇。作者完全不了解历史”^①。但是有更多的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的研究者萨维丽耶娃认为“小说最强有力的一方面就在于与历史的联系，历史叙述的真实性。雅辛娜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上叙述了主人公的生活，建立起笼罩在那个年代之上的情感氛围。作者甚至没有忽略那些与真实的历史事件相联系的细节、日期……可以说，此书是一本‘被没收财产的流放农民的生活百科’”^②。还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本小说甚至可以当作“历史教科书的一个详细案例”^③。雅辛娜在一次采访中曾说过，作品

① Вахит Имамове о романе «Зулейха от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 «У женщины для этого не хватит ума», <https://www.business-gazeta.ru/article/300676>

② Савельева Т.Д. Рецензия на роман Гузель Яхиной «Зулейха от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 http://elib.sfu-kras.ru/bitstream/handle/2311/21538/literturnaya_kritika.pdf

③ Маслова А.А., Рецензия на роман Гузель Яхиной «Зулейха открывает глаза», http://elib.sfu-kras.ru/bitstream/handle/2311/21538/literturnaya_kritika.pdf

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她祖母的亲身经历，作家的祖母在七岁时和家人一起被流放到安卡拉河畔，并在那里生活了十六年。^① 雅辛娜以祖母的真实经历为基础创作出了这部想象与现实相结合的作品，成功塑造了女主人公祖列伊哈的形象，尽管人物是虚构的，但是她的经历却是众多被流放者真实经历的缩影。“如果有谁哪怕只有一次曾经听到过关于西伯利亚流放者的故事，听过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家所讲的真实经历，就会在书中找到相似的内容。”^②

四

“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阳光透过破旧印花布窗帘照射进来，在原来搭建的红褐色木房上爬行，在粗糙平纹布的、里面露出黑琴鸡羽毛的枕头上爬行，继续向前——爬上优素福的小耳朵——小耳朵迎着太阳光线显得柔嫩，粉嘟嘟的。她伸手轻轻拉了拉窗帘：她的男孩还要睡上很长时间。”（《祖》：378）这是文中第四次写到与标题相同的句子，祖列伊哈已经在劳动村生活了八年，睡在身边的是她亲爱的儿子，与已经长眠地下的四个姐姐相比，这个孩子健康又幸福。祖列伊哈不再是当年那个逆来顺受的小媳妇了，她已经成长为一个对自己的力量有充分认识的独立女性。在主人公睁开眼睛的瞬间，黑暗已经荡然无存，阳光不仅照进了她的生活，也照亮了她的内心世界。

随着主人公生存环境的变化和主体意识的提升，她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思考，思想和信仰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转变。她不再为过去的的生活感到惋惜，甚至感谢命运把她抛到了这里。她已经很少想起过去的事情，曾经在她生命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人和事变得无足轻重，过去的生活法则也被新的法则替代。“妈妈以前传授的东西——在丈夫家半辈子的生活中被她奉为圭臬，并且似乎构成了祖列伊哈的实质、根基、内涵——现在瓦解了、坍塌了、崩溃了。准则破坏了，教规陡然发生转变。”

（《祖》：330）这些年来她做了很多违背教规的事情，但是她发现自己并没有受到上天的惩罚，相反她的生活越来越好，儿子也在一天天长大。她开始对信仰产生怀疑，进行祷告的次数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到后来，因为工作越来越忙碌，她甚至很少祷告了。生活的经验让她明白，相信自己比相信上天的眷顾更加可靠。当她在原始森林中打猎的时候她对自己总是充满信心，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神灵。这种神奇的想法源自于她内心潜藏的多神教因子，早在乡下生活的时候她就给村神进献

① Интервью Г.Яхиной/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премия «Ясная поляна», http://www.yppremia.ru/novosti/intervyu_guzeli_yahinoy/

② Семенов Е.Н. «Путь», http://elib.sfu-kras.ru/bitstream/handle/2311/21538/literaturnaya_kritika.pdf

祭品，请求村神拜托墓地神关照她女儿的坟墓，真主在她心里从来不是唯一的神，当她发现所有这些神灵在生活中都不起作用的时候，对它们的热情就自然而然地冷淡下来。

与原始森林的亲密接触让主人公对生命与死亡也有了全新的看法。过去她信奉这样的观念：“死亡等待着每一个人——藏匿在他（她）的身体里，或者与其如影随形……死亡无处不在——它比蠢笨的生命轻灵、聪明、强大，在生与死的交锋中，生命总是甘拜下风。”（《祖》：133）她认为死亡比生命更强大，所以婆婆的预言让她惶恐不安，她很害怕那个时刻早早到来。而现在，她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重新认识了生命与死亡的关系，“她早就知道：即使自己手中的猎枪不射下这只松鼠或者松鸡，也会出现其他的猛禽、貂或者狐狸，它们在一天之内就会发现并咬死它们。而一个月或者一年之后，这些猛兽也会病死或者老死，成为虫子的口中餐，融解于大地之中，变为树木的营养成分，而这些营养成分催生出茂密的松叶和松塔，又成为那被打死的松鼠或被咬死的松鸡们后代的食物。祖列伊哈并非自己弄懂了这些——是原始森林教会了她这一切”（《祖》：384—385）。原始森林让她明白，正是生与死的循环往复才构成了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生与死紧密相连，而生命总是会战胜死亡，生机勃勃的原始森林就是最好的证明。她不再害怕自己会死，因为她知道自己的死亡也会以某种方式酝酿出新的生命。

关于主人公信仰中的多神教因子和后来发生的转变遭到了一些鞑靼族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作者背叛了鞑靼族的信仰和文化传统。但是，祖列伊哈的转变是在彻底脱离了鞑靼族生活环境的情况下发生的，她在劳动村中接受的是无神论思想教育，任何宗教活动都被禁止。她本人的亲身经历和思想上的教化共同促成了她内心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

五

“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阳光强烈而刺眼，让人头晕目眩。四周阳光闪耀，金光灿灿，几乎分辨不出树木的轮廓。”（《祖》：491）这是小说中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写到这句话。祖列伊哈的意识也像眼前的景物一样清晰而明亮。她在睁开眼睛之后立刻让儿子逃跑，当初在火车上其他流放者要逃跑的时候，她并不敢加入其中，那时她不敢对命运有任何反抗。但是这一次，为了让儿子能够获得幸福，她主动提供帮助，对逃跑态度的转变说明主人公已经不再甘愿接受命运的安排，开始对不合理的现

实进行反抗。

祖列伊哈的转变还体现在她对待伊格纳托夫、戈列洛夫和婆婆乌佩里哈的态度上。一开始祖列伊哈对伊格纳托夫只有恐惧，对他唯命是从，到后来她爱上了伊格纳托夫，初次体验到了爱情的滋味。这种感情起初让她感到恐惧，觉得对不起死去的丈夫，因为正是伊格纳托夫杀死了穆尔塔扎，但是在劳动村生活几年之后，她从小被灌输的那些戒律都已荡然无存，新的思想驱走了她内心的恐惧，她不再为自己爱上伊格纳托夫感到羞耻，而是勇于面对自己的内心，争取自身的幸福，这是女主人公在自我确立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主人公在建立起自己的独立人格之后，与伊格纳托夫的相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她意识到自己是与他平等的个体，在他面前不再唯唯诺诺，而是敢于表达自己的诉求，为了儿子能够顺利离开，她大胆地向伊格纳托夫寻求帮助，请求这个负责看守他们的人帮助儿子逃跑。

对待刑事犯戈列洛夫，祖列伊哈的态度也从胆怯发展到对抗。在列车上戈列洛夫作为车厢管理员多次欺负祖列伊哈和其他流放者。当他在森林里威胁祖列伊哈，让她汇报伊格纳托夫的反动言行时，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身背猎枪的女人已经不再软弱可欺。两天以后，当戈列洛夫在森林里散步时，一只松鼠在他眼前中枪变成了一滩血污，戈列洛夫瞬间觉得，这是朝他开的枪。祖列伊哈从远处走过来捡起地上的松鼠，从那以后戈列洛夫再也不敢小看这个女人。

婆婆乌佩里哈是表现主人公主体性不断提升的另一个背景人物，虽然她早在第一章就已经离开主人公的生活，但是她经常像女巫一样出现在祖列伊哈的梦境里。每当主人公做出不合规矩的行为时，乌佩里哈就会在梦中责骂她，而祖列伊哈对婆婆的态度也随着她内心的转变变得越来越强硬。祖列伊哈在清真寺里第一次梦见婆婆，在梦中她听见婆婆叫她的名字，她马上按照过去的习惯答应道“马上，这就来……”后来，她搬到了医生住处，婆婆在梦里骂她“骚货，狐狸精”，她向婆婆解释说这是为了让儿子好好长大，当婆婆不依不饶时，祖列伊哈不再忍气吞声，而是对婆婆说“穆尔塔扎死了。我有权嫁给别人！”（《祖》：344）当祖列伊哈和伊格纳托夫在一起之后，婆婆再次在梦中出现，这次祖列伊哈直接走到她面前，叫她“老妖婆”，让她马上离开，当乌佩里哈伸出手指威胁她时，她勃然大怒，对着婆婆吼道：“再也别让我看见你！这是我的生活，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祖》：436）祖列伊哈对上述三个人的态度都经历了一个从恐惧到反抗的过程，她的行为不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个人意志的坚定表达。

综上所述，伴随着主人公一次次睁开眼睛，她眼前的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明

亮，她的意识也像她周围的世界一样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通透。在生命的第二阶段她重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自己，新的观念取代了旧的信仰，她也从一个胆小懦弱的“可怜虫”成长为一个独立坚强的女性，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意识，并且收获了亲情与爱情。作者虽然选择集体化时期作为事件展开的历史背景，但是她的创作目的并不是要批判那个时代，小说中最主要的思想是对人、对生活、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相信人的双手可以战胜任何困难。正像我国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作品精心描绘了祖列伊哈承受的苦难，借此表现一个重要的哲理：不管是日常生活的奴役，还是政治上的压迫，都无法摧毁那些拥有真正强大内心的人，无法摧毁强有力的个人意志。”^① 祖列伊哈看似弱小，内心却十分强大，她按照自己的生存法则经受住了命运加诸在她身上的各种考验，在经过一条血汗交织的道路之后终于脱胎换骨，获得了重生。作者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的史诗，抛开宏大的历史背景，主人公自我成长的过程与我国近些年来流行的“大女主剧”遵循的是同样的艺术逻辑，即在各种挫折中激活女性的主体意识，让其发展为自立自强的艺术典型，这类叙述迎合了众多当代女性渴望自我提升、自我实现的心理，因此这部作品在俄罗斯也受到了大量女性读者的追捧。只要社会上还存在性别权力的不平等，这种渴望独立与平权的作品就不会失去它的读者和生命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 玲

^① 孔霞蔚《2015年俄罗斯文学概览》，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6年第6期，第108页。